

我有一副配了近十年的眼镜,纯钛镜框,佩戴轻盈,镀膜镜片,视野通透,虽然架在鼻子上老是往下滑,不时要用手指推一下,但我还是没有更换的打算。直到有一天去体检,眼科医生摆弄我的眼镜,说你眼镜腿摇摇晃晃,托叶里灰尘也发绿了,早该换啦。我嘟囔着辩解,视力不是没改变多少嘛。医生说了句让我感到新鲜又警觉的话:眼镜也是有寿命的。

最是人间留不住

肖振华

只知道面包有保质期,手机有使用期,前者三五天会变质,即便吃不完也会扔掉;后者三五年会卡顿,因为续航差、存储空间不足而弃之不用。没想到那些一直以为久用不衰的,也得替换更新。眼镜有寿命,是因为镜片需要不断地适应变化中的视力,而镜片本身的磨损、变形、光学性能下降等,也会影响视力矫正效果。稍加留意,固有的观念陆续被颠覆,比如牙刷应当三个月换一次,刷毛上留有的食物残渣被污染后,可能把细菌带入口腔中;又如瓷碗碗碟一旦出现豁口,可能会析出重金属,必须及时弃旧换新。

在我们小时候,受到传统教育是“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姐姐穿过的衣服被染成蓝色给弟弟穿,磨破的裤子膝盖处打着长长的大补丁,小孩长高了,母亲会给他们接上一截裤脚管。那时候什么东西都可以长久,牙刷要用到刷毛软塌塌地全趴下,等着穿牙刷的过来,将猪骨牙刷柄紧紧夹在木箱上,在一排排孔里插入鬃毛,然后用剪刀将鬃毛剪平,牙刷便能继续使用。碗打碎了,补碗匠用带钩的长线钩住碗边,反复扎紧固定后,在裂开的豁口地方钻几个洞孔,再用蚂蟥攀一点一点用小铁锤钉进去,最后滴水不漏。鲁迅的《风波》里,六斤是“捧着十六个铜钉的饭碗”,我曾看到一个碗,非常夸张地缀有五十二颗铜钉。

物资匮乏、生活贫瘠的年代,使得我们希望一

切都常用常新,千方百计地延长商品的使用功能。庄子说“道无终始,物有死生”,万物都有寿命,各有使用期限。我的一个好酒的朋友反驳说,白酒就没有保质期一说。根据食品包装标签规定,酒精浓度大于或等于10%的饮料,可以免除标示保质期。但即便53度以上、更具陈年潜力的茅台,也有老熟期、稳定期、老熟期三个生命周期。那个朋友有次拿出一瓶藏了20年、未开封的佳酿招待朋友,不料酒香

有手机的纤薄感、金属感、丝滑感,隔着包装,享受不到使用的愉悦。身处逆境、穷困潦倒的杜甫,一生活得很苦,但后来终于领悟到了“细推物理须行乐”,他说的行乐,不是麻痹自己,丧失精神,而是对人生的大彻大悟,“丹青不知老将至”,积极地去做开心和快乐的事。王羲之的《兰亭集序》一直为人描摹,其实文中的见识,也很值得我们临帖。他说:“向之所欣,俯仰之间,已为陈迹,犹不能不以之兴怀,况脩短随化,终期于尽”,转眼间,一切会成为旧迹,走向湮灭,于是“当其欣于所遇,暂得于己,快然自足”,天朗气清,惠风和畅,快然自得,此其时矣。



吕氏春秋有一篇《尽数》,“长也者,非短而续之也,毕其数也。”生存期有限,要做的是尽享寿数,完整地享用事物原本的长度。手机用了几年出现卡顿,说明你的使用安常处顺,已经充分地发挥手机的功能。我们经历过这样的场景:家里凡是值钱的东西,都得小心翼翼地罩着,大至床罩、沙发罩,小至电视罩、电扇罩,罩子的用料也随物品的贵重程度递进,全棉的、印花工艺的、天鹅绒带蕾丝的……今天类似的一幕是,买了新手机,我们会用钢化膜和手机壳,严严实实地将其保护起来。其中原因,还是我们难以接受手机的日常损耗和折旧,而设计人员是这样阐述的:在目前工艺,裸机足可应对日常使用,而被包裹起来,导致手机热量无法畅快散发,长此以往会损伤电池寿命;手机贴膜也削弱了屏幕的亮度,影响清晰度,让眼睛容易产生疲劳;更



夜光杯

新年到,家家忙着办年货。年货大不同,可有一样东西却是家家都会买的,那就是糖。新年吃糖,寓意一年都会甜甜蜜蜜。我们小时候吃的糖一般分为硬糖和软糖。硬糖主要品种就是各色水果糖、话梅糖,还有椰子糖;软糖是大白兔奶糖、太妃糖、花生牛轧糖等。软糖有一个特别的标志,就是中间包着一层糯米纸。糯米纸入口即化,但不是用糯米做的。它是由淀粉、明胶和少量卵磷脂混合,流延成膜,烘干而成。我的小阿姨学校毕业后被分配到外地工作,1975年,她和新郎趁着新年放假回来办喜事。这一天,外婆家的大台子上堆满了大量喜糖。只见大人们把硬糖4粒和软糖4粒放进一个红色塑料小袋里,然后用订书机把袋子封住。喜事办完后,剩下的许多糖都落入了我们孩子的口袋。那

年新春,我们几

个孩子都真正享受到了糖果自由,也感受到了新年办喜事的双份甜蜜。除了硬糖和软糖外,糖的品种还有麦芽糖、龙须糖、泡泡糖、棉花糖等。年关将近,一些外地的货郎担会走街串巷卖麦芽糖。说是卖,其实更多的是换。一听到卖货郎的吆喝声,孩子们立刻会拿上家里的废铜烂铁、废纸废布、牙膏皮等废品去换麦芽糖吃。麦芽糖有硬的和软的两种,你要白色成块的,货郎就会根据你拿来废品的价值给你敲下相应的麦芽糖。一般孩子手里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可卖,就只能换软的麦芽糖,货郎会用两根小竹签从瓶里挑出一小团麦芽糖递给你。于是,小朋友们就拿着它不停地搅拌。直到把金黄色的麦芽糖搅拌成白色,我们才会一点一点吃下去。

小学有位同学的父亲,腿有残疾,走路一瘸一瘸的。寒假期间,他就会在邮局门口摆上一个做糖人的摊。孩子们付了钱,就可以在转盘上转圈,转到什么动物,他就给你当场做。在一块微热的石板上,只见他用勺子舀了一点稀释的麦芽糖,挥洒自如,一番勾勾画画,栩栩如生的动物就出现在你眼前。这位同学的母亲则在一旁卖她的棉花糖。糖人摊前有买的、有看的,人流一直不断。卖棉花糖的生意特别好。空闲时,老婆都会面含微笑地看着丈夫忙碌。看着这个场景,我会想起当时的一首流行歌曲《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亲爱的人啊携手前进,携手前进,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

改革开放后,一次,我在选年货时看到了一种“酥心糖”,包装花花绿绿特别喜庆,而且酥心糖音韵吉祥,新年送人特别讨口彩,我一下子买了好几包。

在电话里,老伍的嗓音低沉暗哑,有气无力,明人咂摸出其中的忧郁来。“你,没什么吧?体检还好吧?”前些天,他和老伍都各自去去年一度单位组织的体检了,他们那会儿通过微信聊过天。

老伍那边静默了一会,说:“哦,没,没什么,再聊吧,我要去医院探望一位老同事。再见。”

明人拿着手机,还有点发呆。这老伍的言语有些奇奇怪怪的,一定是有什么情况了。

对老伍这位发小,明人是知根知底的,他在一家学校任教授,从来都是谦逊而又稳重,自信是隐含在骨子里的,如今有什么沉重的东西,压在他身上了,否则凭他一直直通狮子吼青天遥的嗓音,不会有今天这种状态。

他和老伍发了个微信:晚饭后到你家来坐坐。老伍只回复了一个字:“好。”如此简单的回复,也与他平常的热情劲儿大相径庭。

白天,明人遵医嘱,到医院又去复检了一次,医生给他配了药,叮嘱他不可吃辣喝酒吸烟,连吃饭喝水都不能过冷过热的。反流性食管炎,容易诱发食道癌。明人点点头,好多年了,他都这么坚持做了,怎么这病就好不了呢!他不免忧心忡忡,食不甘味。不过老伍可能碰上

什么事了,也许他一介书生,一个半退的公职人员,帮不了什么忙,但友情的安慰,还是不该在这节骨眼上缺席的。

晚上如约见到老伍。一开门,他的嗓音又一如既往地洪亮,神采焕发,还拥抱了一下明人。这和白天通话时的他,绝对判若两人呀!

明人心里揣着疑惑。待坐定时,他忍不住发问:“你今天怎么了?”

安慰 安谅

“那你的体检情况如何?”明人又问。

老伍将一本塑料夹递给明人。明人接过,拿出几页报告,直接翻到了最后一页。他一行一行地读着,忽然愣住了,倏地抬起头,不能相信地注视着老伍:“好半天才吐出一句:‘这是,真的?’”

老伍平静地点了点头,说:“是真的。胃癌早期,今早通知我明天住院。”

“那你,怎么,还这么笑呵呵

的?”明人缓缓吐词。“难道我得哭我得闹吗?”老伍依然一脸笑容。

“那白天,你真是忧心过?”明人道。

“是呀。昨晚我也一夜没睡好!有一种从未有过的无助感。被生活狠揍了一番似的,失魂落魄。”

“那你今天还去探望了老同事?”明人颇为困惑。

“是的,也是前几天,我发了这位比我年轻好多岁的老同事微信,问他近况可好,他的太太代他回我的,说他住院了,病不轻,刚做完手术。我当时回道,我近日来探望。今天想到自己明天也得住院了,还不知在医医院会呆多久,便决定今天赶去看看他。”老伍吁了一口气。

“见到了?”明人问。

“见到了,我只能隔着玻璃窗看他。通过对讲机,他告诉我他刚换了一个肾,这段时间还得看看排异反应。这是多么大的事,他还这么年轻。我不知怎么安慰他。谁料,他轻声笑道:‘这挺好呀!之前跟我说,连换肾都不可能了。现在你看挺顺利,而且找到一个好肾。’”

“他说,本来单位要安排他出国的,有的人争着要去,就主动让了。如果在海外,还不知会是什么结果呢!”老伍叙说着,“他还说,以后读书的时间也多了。以前因为工作忙,只能在半夜读书,现在换了一个肾,就是迎来了第二春,还要享受生活呢!我的泪都流了下来!那是悲欣交集的泪,是被他深深感染的泪!我想呢,自己这点病症和他相比,算什么呢?割去一点胃,胃还能长呢!我何必这么悲观?”说完,老伍又朗声笑了起来。

那笑声,通透如阳光,一下子照射进了明人的心里,他甚至忘了自己来这里的使命。自己的病状,仿佛也被治愈了。



雪 (摄影) 傅强

天,镇上的市民、四乡八里的农民络绎不绝地涌向东街,一时间人头攒动,万人空巷,好一派热闹景象!

物资交流会说到底还是旧时庙会

的延续,但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通过举办物资交流会的形式,用以促进地区间互通有无,繁荣市场,不能不说是一种旧瓶装新酒的有效举措,所以每次物资交流会都会受到当地民众拍手欢迎。当然对于我们这些小把戏来讲,除了得到家长从交流会上为我们买来吃的穿的和好玩的东西可以享用外,更重要的是交流会给我们带来了开心。开交流会那几天,除

了到学校上课那几个钟头外,我们前呼后拥,几乎是整天疯玩在交流会上的。怀里揣着大人给的几个零花钱,一会儿去小热昏那

里买块梨膏糖,一边品尝一边听

他颠三倒四地吹,一会儿又去套老爷地摊上买来几只藤圈,争先恐后地套

那些心爱的彩塑泥像;一会儿挤进人堆看卖膏药的在那里玩手劈石片颈卷钢筋,一会儿再去摊上买些臭豆腐干、烘山芋什么的大快朵颐……什么功课呀烦恼呀全都忘得一干二净,全身心融在交流会带来的快乐之中了。

在我的记忆中,家乡的物资交流会也曾停办过几年。上世纪

物资交流会

朱正安

过年走 七夕会

亲戚,我拿了

两包酥心糖送给姨妈,姨妈却高兴不起来,原来前两天与儿子媳妇闹矛盾,连这个年都没过好,儿子一家跟着媳妇回了娘家。看着姨妈家十几平方米的蜗居,一家五口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下,磕磕碰碰真是在所难免,我们也只好好言相劝。

哪知道第二年,姨妈家就遇到了拆迁,姨妈老两口虽然与儿孙分居住,但还是在一个小区内。当我再次拿着酥心糖去拜年时,老人连说,现在的日子真的是过得舒心了,与儿子媳妇的关系也得到改善。以后,我每年去姨妈家拜年都会带上酥心糖。老人每次都会说,托你的福,每次送来酥心糖,我们的日子才会越过越舒心。

小小心一粒酥心糖,哪有那么大的“威力”啊。只有国家大步发展,才会有我们百姓年年的甜甜蜜蜜。